唐書合鈔

唐書卷第一百十四　列傳十四

封倫 子言道　兄子行高

蕭瑀 子鋭　瑀兄璟　瑀兄子鈞　鈞子瓘　鈞兄子嗣業

裴矩 子宣機　宇文士及

封倫字德彝觀州蓨人北齊太子太保隆之孫父子繡隋通州刺史倫少時其舅盧思道每言曰此子智識過人必能致位卿相開皇末江南作亂內史令楊素往征之署爲行軍記室船至海曲素召之倫墜於水中人救免溺乃易衣以見竟寢不言素後知問其故曰私事也所以不白素甚嗟異之以從妹妻之素將營仁壽宮引爲土木

監隋文帝至宮所見制度奢侈大怒曰楊素爲不誠矣殫百姓之力雕飾離宮爲吾結怨於天下素惶恐慮將獲譴倫曰公當弗憂待皇后至必有恩詔明日果召素入對獨孤后勞之曰公知吾夫妻年老無以娛心盛飾此宮豈非孝順素退謂倫曰卿何以知之對曰至尊性儉故初見而怒然雅聽后言后婦人也唯麗是好后心既悅帝慮必移所以知耳素嘆伏曰揣摩之才非吾所及素負貴恃才多所凌侮唯擊賞倫每薦於文帝由是擢授內史舍人大業中倫見虞世基幸於煬帝而不關吏務每有承受多失事機倫又託附之密爲指畫宣行

詔命諂順主心外有表疏如忤意者皆寢而不奏決斷刑法多峻文深詆策勳行賞必抑削之故世基之寵日隆而隋政日壞皆倫所爲也宇文化及之亂僞帝出宮使倫數帝之罪帝謂曰卿是士人何至於此倫赧然而退化及尋署內史令從至聊城倫見化及勢蹙乃潛結化及弟士及請於濟北運糧以觀其變遇化及敗與士及來降高祖以其前代舊臣遣使迎勞高祖知其皆附逆黨方切讓使就舍倫以祕策干帝帝悅拜內史舍人尋遷內史侍郎高祖嘗幸溫湯經秦始皇墓謂倫曰古者帝王竭生靈之力殫府庫之財營起山陵此復何益倫曰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

自秦漢帝王盛爲厚葬故百官衆庶競相遵倣凡是古冢丘封悉多藏珍寶咸見開發若死而無知厚葬深爲虛費若魂而有識被發豈不痛哉高祖稱善謂倫曰從今之後宜自上導下悉爲薄葬太宗之討王世充詔倫參謀軍事高祖以兵久在外意欲旋師太宗遣倫入朝親論事勢倫言於高祖曰世充得地雖多而覊縻相屬其所用命者唯洛陽一城而已計盡力窮破在朝夕今若還兵賊勢必振更相連接後必難圖未若乘其已衰破之必矣高祖納之及太宗凱旋高祖謂侍臣曰朕初發兵東討衆議多有不同唯秦王請行封倫贊成此計

晉張華協同晉武亦復何以加也封平原縣公兼天冊府司馬初竇建德援洛陽將趨虎牢倫與蕭瑀諫不可至是入賀王笑曰不用公言今日幸而捷豈智者千慮或有失乎倫謝素不及會突厥寇太原復遣使來請和親高祖問羣臣和之與戰策將安出多言戰則怨深不如先和倫曰突厥憑凌有輕中國之意必謂兵弱而不能戰如臣計者莫若悉衆以擊之其勢必捷勝而後和恩威兼著若今歲不戰明年必當復來臣以擊之爲便高祖從之六年以本官檢校吏部尚書曉習吏職甚獲當時之譽八年進封道國公尋徙封於密蕭瑀嘗薦倫於高祖高祖任倫爲中書令太宗嗣位實封六百戶瑀還尚書左僕

射倫爲右僕射倫素險詖與瑀商量可奏者至太宗前盡變易之由是與瑀有隙貞觀元年遘疾於尚書省太宗親自臨視即命尚輦送還第尋薨年六十太宗深悼之廢朝三日冊贈司空謚曰明初倫數從太宗征討特蒙顧遇以建成元吉之故數進忠款太宗以爲至誠前後賞賜以萬計而倫潛持兩端陰附建成時高祖將行廢立猶豫未決謀之於倫倫固諫而止然所爲祕隱時人莫知事具建成傳卒後數年太宗方知其事十七年治書侍御史唐臨追劾倫曰臣聞事君之義盡命不渝爲臣之節歲寒無貳苟虧其道罪不容誅倫位望鼎司

恩隆胙土無心報效乃肆姦謀熒惑儲藩獎成元惡寘於常典理合誅夷但苞藏之狀死而後發猥加褒贈未正嚴科罪惡既彰宜加貶黜豈可仍疇爵邑尚列台槐此而不懲將何沮勸太宗令百官詳議民部尚書唐儉等議倫罪暴身後恩結生前所歷衆官不可追奪請降贈改謚詔從之於是改謚繆黜其贈官削所食實封子言道尚高祖女淮南長公主官至宋州刺史倫兄子行高以文學知名貞觀中官至禮部郎中

蕭瑀字時文高祖梁武帝曾祖昭明太子祖詧後梁宣帝父巋明帝瑀年九歲封新安郡王幼以孝行聞姊爲

隋晉王妃從入長安聚學屬文端正鯁亮好釋氏常修梵行每與沙門難及苦空必詣微旨常觀劉孝標辯命論惡其傷先王之教迷性命之理乃作非辯命論以釋之大旨以爲人稟天地以生孰云非命然吉凶禍福亦因人而有若一之於命其蔽已甚時晉府學士柳顧言諸葛穎見而稱之曰自孝標後數十年間言性命之理者莫能詆詰今蕭君此論足療劉子膏肓煬帝爲太子也授太子右千牛及踐祚遷尚衣奉御檢校左翊衛鷹揚郎將忽遇風疾命家人不即醫療仍云若天假餘年因此望爲栖遯之資耳蕭后聞而誨之以爾才智足堪

揚名顯親豈得輕毀形骸而求隱逸若以此致譴則罪在不測病且愈其姊勸勉之故復有仕進志累加銀靑光祿大夫內史侍郎既以后弟之親委之機務後數以言忤旨漸見疏斥煬帝至鴈門爲突厥所圍瑀進謀曰如聞始畢託校獵至此義成公主初不知其有違背之心且北蕃夷俗可賀敦知兵馬事昔漢高祖解平城之圍乃是閼氏之力況義成以帝女爲妻必恃大國之援若發一單使以告義成假使無益事亦無損臣又竊聽輿人之誦乃慮陛下平突厥後更事遼東所以人心不一或致挫敗請下明詔告軍中赦高麗而專攻突厥則

百姓心安人自爲戰煬帝從之於是發使詣可賀敦諭旨俄而突厥解圍去於後獲其諜人云義成公主遣使告急於始畢稱北方有警由是突厥解圍蓋公主之助也煬帝又將伐遼東謂羣臣曰突厥狂悖爲寇勢何能爲以其少時未散蕭瑀遂相恐動情不可恕因出爲河池郡守郎日遣之既至郡有山賊萬餘人寇暴縱橫瑀潛募勇敢之士設奇而擊之當陣而降其衆所獲財畜咸賞有功由是人竭其力薛舉遺衆數萬侵掠郡境瑀要擊之自後諸賊莫敢進郡中復安高祖定京城遣書招之瑀以郡歸國授光祿大夫封宋國公拜民部尚書

太宗爲右元帥攻洛陽以瑀爲府司馬武德元年遷內史令時軍國草創方隅未寧高祖乃委以心腹凡諸政務莫不關掌高祖每臨軒聽政必賜升御榻瑀旣獨孤氏之壻與語呼之爲蕭郎國典朝儀亦責成於瑀瑀孜孜自勉繩違舉過人皆憚之常奏便宜數十條多見納用手敕曰得公之言社稷所賴運智者之策以能成人之美納諫者之言以金寶酬其德今賜金一函以報智者勿爲推退瑀固辭優詔不許其年州置七職務取才望兼美者爲之及太宗臨雍州牧以瑀爲州都督高祖常有敕而中書不時宣行高祖責其遲瑀曰臣大業之

曰見內史宣敕或前後相乖者百司行之不知何所承用所謂易必在前難必在後臣在中書日久備見其事今皇基初構事涉安危遠方有疑恐失機會比徑受一敕臣必勘審使與前敕不相乖背者始敢宣行遲晚之愆實由於此高祖曰卿能用心若此我有何憂初瑀之朝也關內產業並先給勳人至是特還其田宅瑀皆分給諸宗子弟唯留廟堂一所以奉烝嘗及平王世充瑀以預軍謀之功加邑二千戶拜尚書右僕射內外考績皆委之司會爲羣僚指南庶務繁總瑀見事時有偏駁而持法稍深頗爲時議所少七年以熒惑犯右執法避位不許瑀嘗薦

封倫於高祖高祖以倫爲中書令太宗卽位遷尚書左僕射封倫爲右僕射倫素懷險詖與瑀商量將爲可奏者至太宗前盡變易之於時房元齡杜如晦旣新用事疎瑀親倫瑀心不能平遂上封事論之而辭旨寥落太宗以元齡等功高由是忤旨廢於家俄拜特進太子少師未幾復爲尚書左僕射賜實封六百戶太宗嘗謂瑀曰朕欲使子孫長久社稷永安其理何如瑀對曰臣觀前代國祚所以長久者莫若封諸侯以爲磐石之固秦并六國罷侯置守二世而亡漢有天下郡國參建亦得年餘四百魏晉廢之不能永久封建之法實可遵行太

宗然之始議封建尋坐與侍中陳叔達於上前忿諍聲色甚厲以不敬免歲餘授晉州都督明年（入拜太常卿）徵授左光祿大夫兼領御史大夫與宰臣參議朝政瑀多辭辯每有評議元齡等不能抗然心知其是不用其言瑀彌怏怏元齡魏徵溫彥博嘗有微過瑀劾之而罪竟不問因此自失由是罷御史大夫以爲太子少傅不復預聞朝政六年授特進行太常卿八年爲河南道巡省大使人有坐當推劾苦未得其情者遂嚴格置繩以至於死太宗特免責之九年拜特進復令參預政事太宗嘗從容謂房元齡曰蕭瑀大業之日進諫隋主出爲河池

郡守懸遭割心之禍翻見太平之日北叟失馬事亦難
常瑀頓首拜謝太宗又曰武德六年已後太上皇有廢
立之心而不之定也我當此日不爲兄弟所容實有功
高不賞之懼此人不可以厚利誘之不可以刑戮懼之
其社稷臣也因賜瑀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又
謂瑀曰卿之守道耿介古人無以過也然而善惡太明
亦有時而失瑀再拜謝曰臣特蒙誡訓又許臣以忠諒
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魏徵進而言曰臣有逆衆以執
法明主恕之以忠臣有孤特以執節明主恕之以勁昔
聞其言今覩其實蕭瑀不遇明聖必及於難太宗悅其

言十七年與長孫无忌等二十四人並圖形於凌煙閣是歲立晉王爲皇太子拜瑀太子太保同中書門下三品仍知政事帝曰三師以德導太子者也禮不尊則無所取法乃詔師入謁太子出門迎拜師答拜每門讓乃入師坐然後後坐書前後著名稱惶恐太宗之伐遼東也以洛邑衝要襟帶關河以瑀爲洛陽宮守車駕自遼還請解太保仍同中書門下太宗以瑀好佛道嘗賚繡佛像一軀并繡瑀形狀於佛像側以爲供養之容又賜王褒所書大品般若經一部并賜袈裟以充講誦之服焉瑀嘗稱元齡已下同中書門下內臣恐皆朋黨比周無至心奉上累獨奏云此等相與執權有同膠漆陛下不細諳知但未反耳

太宗謂瑀曰爲人君者驅駕英材推心待士公言不亦甚乎何至如此太宗數日謂瑀曰知臣者莫若君夫人不可求備自當舍其短而用其長朕雖才謝聰明不應頓迷臧否因數爲瑀信誓瑀既不自得而太宗積久銜之終以瑀忠貞居多而未廢也會瑀請出家太宗謂曰甚知公素愛桑門今者不能違意瑀旋踵奏曰臣頃思量不能出家太宗以對羣臣吐言而取舍相違心不能平瑀尋稱足疾時詣朝堂又不入見太宗謂侍臣曰瑀豈不得其所乎而自慊如此遂手詔曰朕聞物之順也雖異質而成功事之違也亦同形而罕用是以舟浮楫舉可濟千

里之川轅引輪停不越一毫之地故知動靜相循易為
務曲直相反難為功況乎上下之宜君臣之際者矣朕
以無明於元首期託德於股肱思欲去偽歸眞除澆反
樸至於佛教非意所遵雖有國之常經固弊俗之虛術
何則求其道者未驗福於將來修其教者翻受辜於既
往至若梁武窮心於釋氏簡文銳意於法門傾帑藏以
給僧祇殫人力以供塔廟及乎三淮沸浪五嶺騰煙假
餘息於熊蹯引殘魂於雀鷇子孫覆亡而不暇社稷俄
頃而為墟報施之徵何其謬也而太子太保宋國公瑀
踐覆車之餘軌襲亡國之遺風棄公就私未明隱顯之

際身俗口道莫辯邪正之心修累葉之殃源祈一躬之福本上以違忤君主下則扇習浮華往前朕謂張亮云卿既事佛何不出家瑀乃端然自應請先入道朕卽許之尋復不用一迴一惑在於瞬息之間自可自否變於帷扆之所乖棟梁之大體豈具瞻之量乎朕猶隱忍至今瑀尚全無悛改宜卽去兹朝闕出牧小藩可商州刺史仍除其封二十一年徵授金紫光祿大夫復封宋國公從幸玉華宮遘疾薨於宮所年七十四太宗聞而輟膳高祖（祖字誤疑是宗字）爲之舉哀遣使弔祭太常謚曰肅太宗曰易名之典必考其行瑀性多猜貳此謚失於不直

更宜撫實改謚曰貞稱公冊贈司空荊州都督賜東園祕器陪葬昭陵臨終遺書曰生而必死理之常分氣絕後可著單衣一通以充小斂棺內施單席而已冀其速朽不得別加一物無假卜日惟在速辦自古賢哲非無等例爾宜勉之諸子遵其遺志斂葬儉薄

子銳嗣尙太宗女襄城公主歷太常卿(新書少卿)汾州刺史公主雅有禮度太宗每令諸公主凡厥所爲皆視其楷則又令所司別爲營第公主辭曰婦人事舅姑如事父母若居處不同則定省多闕再三固讓乃止令於舊宅而改創焉永徽初公主薨詔葬昭陵

瑀兄璟亦有學行武德中爲黄門侍郎累轉祕書監封蘭陵縣公貞觀中卒贈禮部尚書

瑀兄子鈞隋遷州刺史梁國公珣之子也博學有才望貞觀中累除中書舍人甚爲房元齡魏徵所重永徽二年歷遷諫議大夫兼宏文館學士時有左武候別駕盧文操踰垣盜左藏庫物高宗以別駕職在糾繩身行盜竊命有司殺之鈞進諫曰文操所犯情實難原然恐天下聞之必謂陛下輕法律賤人命任喜怒貴財物臣之所職以諫爲名愚衷所懷不敢不奏帝謂曰卿職在司諫能盡忠規遂特免其死罪顧謂侍臣曰此乃眞諫議

也壽而太常樂工宋四通等爲宮人通傳信物高宗特令處死乃遣附律鈞上疏言四通等犯在未附律前不合致死手詔曰朕聞防禍未萌先賢所重宮闈之禁其可漸歟昔如姬竊符朕用爲永鑒不欲令茲自彰其過所搦憲章想非濫也但朕翹心紫禁思覿引裾側席朱檻冀旌折檻今乃喜得其言特免四通等死遠處配流鈞尋爲太子率更令兼崇賢館學士顯慶中卒所撰韻旨二十卷有集三十卷行於代子瓘官至渝州長史母終以毀卒瓘子嵩別有傳

鈞兄子嗣業少隨祖姑隋煬帝后入於突厥貞觀九年

歸朝以深識蕃情充使統突厥之衆累轉鴻臚卿兼單于都護府長史調露中單于突厥反叛嗣業率兵戰敗高宗責曰我不殺薛仁貴郭待封故使爾至此然爾門與我家有雅舊故貸死乃流桂州配流嶺南而死新書贊曰梁蕭氏典江左實有功在民厥終無大惡以寖微而亡故餘祉及其後裔自瑀逮遘凡八葉宰相名德相望與唐盛衰世家之盛古未有也

裴矩字宏大河東聞喜人祖佗後魏東荊州刺史父訥之北齊太子舍人矩襁褓而孤為伯父讓之所鞠及長博學早知名仕齊為高平王文學齊亡隋文帝為定州總管召補記室甚親敬之以母憂去職文帝即位遷給事郎

直內史省奏舍人事伐陳之役領元帥記室及陳平晉王廣令矩與高熲收陳圖籍歸之祕府江左平詔矩巡撫嶺南未行而高智慧等亂道不通帝難其遣矩請速進許之次南康得兵數千人是時俚帥王仲宣逼廣州遣別將圍東衡州矩與將軍鹿愿赴之賊立九壁屯大庾嶺矩進擊破之賊懼釋東衡州之圍據原長嶺又擊破之斬其帥自南海趣廣州仲宣懼潰去綏集二十餘州承制署渠帥爲刺史縣令還報帝大悅詔升殿勞苦之拜開府爵聞喜縣公賚異等遷內史侍郎時突厥強盛都藍與突利構難屢犯塞詔太平公史萬歲爲行軍總管出定襄道以矩爲長史破達頭可汗而萬歲誅矩功不見錄還爲尚書左丞累遷吏部侍郎以事免大業初西域諸蕃款張掖塞與中國互市煬帝遣矩監其事矩知帝方勤遠略欲并吞夷狄乃訪西域風俗及山川險易君長姓族物產服章撰西域圖記三卷

合四十四國凡裂三道北道起伊吾徑蒲類鐵勒突厥可汗廷亂北流河至拂菻中道起高昌焉耆龜茲疏勒踰葱嶺鏺汗蘇對沙那康曹何大小安穆諸國至波斯南道起鄯善于闐朱俱波喝偈[illegible]書槃陀亦度葱嶺涉護密吐火羅挹怛忛延漕國至北婆羅門皆竟西海諸國亦自有空道交通入朝奏之帝大悅賜物五百段每日引至御座顧問西方之事矩盛言西方多珍寶及吐谷渾可并之狀帝信之仍委以經略拜民部侍郎俄遷黃門侍郎參預朝政令往張掖引致西蕃至者十餘國三年帝有事恒嶽咸來助祭帝將巡河右復令矩往燉煌矩遣使說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設等啗以厚利導使入朝及帝西巡次燕支山高昌王伊吾設等及西蕃胡二十七國盛服珠玉錦罽焚

香奏樂歌舞相趨謁於道左復令武威張掖士女盛飾
縱觀塡咽周亘數十里帝見之大悅及滅吐谷渾蠻夷
納貢諸蕃懾服相繼來庭雖拓地數千里而役戍委輸
之費歲巨萬計中國騷動焉帝以矩有綏懷之略加位
銀青光祿大夫其年帝幸東都矩以蠻夷朝貢者多諷
帝大徵四方奇技作魚龍曼延角觝於洛邑以誇諸戎
狄終月而罷又令三市店肆皆設帷帳盛酒食遣掌蕃
率蠻夷與人貿易所至處悉令邀延就座醉飽而散百官
都人列繒樓幔閣夾道被服光麗廛邸皆供帳池酒林
蔵諱長縱蠻夷與民貿易在所令邀飲食相娛樂蠻夷
咨嗟謂中國
爲仙晨帝所夷人有識者咸私哂其矯飾焉帝稱矩至

誠謂宇文述牛宏曰裴矩大識朕意凡所陳奏皆朕之成算朕未發頃矩輒以聞自非奉國用心孰能若是尋令與將軍薛世雄城伊吾而還賜錢四十萬矩因進計縱反間於射匱使潛攻處羅後處羅為射匱所迫竟隨使者入朝帝甚悅賜矩貂裘及西域珍器從帝巡於塞北幸啟民可汗帳時高麗遣使先通於突厥啟民不敢隱引之見帝矩因奏曰高麗之地本孤竹國也周代以之封箕子漢時分為三郡晉氏亦統遼東今乃不臣列為外域故先帝欲征之久矣但以楊諒不肖師出無功當陛下時安得不有事於此使冠帶之境仍為蠻貊之

鄉乎令其使者朝於突厥親見啟民從化必懼皇靈之遠暢慮後服之先亡脅令入朝當可致也請面詔其使還本國遣語其王令速朝覲不然者當率突厥即日誅之帝納焉高麗不用命始建征遼之策王師臨遼以本官領虎賁郎將明年復從至遼東兵部侍郎斛斯政亡入高麗帝令矩兼掌兵部事以前後渡遼功進位右光祿大夫矩以始畢可汗衆漸盛建請以宗室女嫁叱吉設建為南面可汗分其勢叱吉不敢受始畢聞之稍怨望矩又言突厥淳陋易離間但內多羣胡教導之臣聞史蜀胡悉尤有謀幸於始畢請殺之帝曰善矩因詭計召胡悉受賜斬馬邑下報始畢曰史蜀胡悉背可汗我所共惡今既誅之始畢知之由是不朝後帝北巡始畢率騎十萬圍帝鴈門詔矩與虞世基宿朝堂待顧問矩後從幸江都時盜賊蜂結郡縣上

奏不可計矩言於帝帝怒遣詣京師以疾解及義兵入關屈突通敗問至帝問矩方略矩曰太原有變京畿不靜遙為處分恐失事機唯鑾輿早還方可平定矩見天下將亂恐為身禍每遇人盡禮雖至胥吏皆得其歡心時從駕驍果多逃散矩言於帝曰車駕留此已經二歲人無匹合則不能久安請聽兵士於此納室私相奔誘者因而配之帝從其計軍中漸安咸曰裴公之惠也是時帝既昏侈逾甚矩無所諫諍但悅媚取容而已宇文化及亂衆劫矩賊皆曰裴黃門無預也既而衆以秦王子浩為帝詔矩為侍中隨而北宇文化及弒逆署為尚書右僕射為河北道安撫大使化及敗竇建德復以為尚書右僕射令專掌

選事時建德起自羣盜事無節文矩爲之創定朝儀權設法律憲章頗備建德大悅每諮訪焉及建德敗矩與僞將曹旦及建德之妻齎傳國八璽舉山東之地來降擢殿中侍御史封安邑縣公武德五年拜太子左庶子俄遷太子詹事令與虞世南撰吉凶書儀參按故實甚合禮度爲學者所稱至今行之八年兼檢校侍中時突厥數寇邊高祖遣使約西突厥連和突厥因請昏帝曰彼勢與我絕緩急不爲用奈何矩曰然北虜方熾歲苦邊若權順許以示外援須我完實更議之帝然其計及太子建成被誅其餘黨尚保宮城欲與秦王決戰王遣矩曉諭之宮兵乃散尋遷民部尚書矩年且八十而精爽不衰以曉習故事甚見推重太宗初

卽位務止姦吏或聞諸曹案典多有受賂者乃遣人以財物試之有司門令史受餽絹一疋太宗怒將殺之矩進諫曰此人受賂誠合重誅但陛下以物試之卽行極法所謂陷人以罪恐非道德齊禮之義太宗納其言因召百僚謂曰裴矩遂能廷折不肯面從每事如此天下何憂不治貞觀元年卒贈絳州刺史謚曰敬撰開業平陳記十二卷行於代子宣機高宗時官至銀青光祿大夫太子左中護

宇文士及字仁人雍州長安人隋右衛大將軍述子化及弟也開皇末以父勳封新城縣公隋文帝嘗引入臥內

與語奇之令尙煬帝女南陽公主大業中歷尙輦奉御從幸江都以父憂去職尋起爲鴻臚少卿化及之潛謀逆亂也以其主壻深忌之而不告旣弑煬帝署爲內史令封蜀王初高祖爲殿內少監時士及爲奉御深自結託及隨化及至黎陽高祖手詔召之士及亦潛遣家僮間道詣長安申赤心又因使密貢金環高祖大悅謂侍臣曰我與士及素經共事今貢金環是其來意也及至魏縣兵威日蹙士及勸之西歸長安化及不從士及乃與封倫求於濟北徵督軍糧俄而化及爲竇建德所擒濟北豪右多勸士及發青齊之衆北擊建德收河北之地

以觀形勢士及不納遂與封倫等來降高祖數之曰汝兄弟率思歸之卒爲入關之計當此之時若得我父子豈肯相存今欲何地自處士及謝曰臣之罪誠不容誅但臣早奉龍顏久存心腹往在涿郡嘗夜中密論時事後於汾陰宮復盡丹赤自陛下龍飛九五臣實傾心西歸所以密申貢獻冀此贖罪耳高祖笑謂裴寂曰此人與我言天下事至今已六七年矣公輩皆在其後時士及妹爲昭儀有寵由是漸見親待授上儀同從太宗平宋金剛以功復封新城縣公妻以壽光縣主仍遷秦王府驃騎將軍又從平王世充竇建德以功進爵郢國公

遷中書侍郎再轉太子詹事武德八年權檢校侍中兼太子詹事太宗即位代封倫爲中書令眞食益州七百戸尋以本官檢校凉州都督時突厥屢爲邊寇士及欲立威以鎭邊服每出入陳兵盛爲容衛又折節禮士凉土服其威惠或告其反詔無狀徵爲殿中監以疾出爲蒲州刺史爲政寛簡吏人安之數歳入爲右衛大將軍甚見親顧每延入閤中乙夜方出遇其歸沐仍遣馳召同列莫與爲比然尤謹密其妻每問向中使召有何樂事士及終無所言帝嘗玩禁中樹曰此嘉木也士及從傍美嘆帝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不識佞人爲誰乃今信然謝曰南衙羣臣面折廷爭陛下不得舉手今臣幸在左右不少有將順雖貴爲天子亦何聊帝意解又嘗割肉以餅拭手帝屢目陽若

不省徐陷之其機悟率類此尋錄其功別封一子爲新城縣公在職七年復爲殿中監加金紫光祿大夫及疾篤太宗親問撫之流涕貞觀十六年卒贈左衛大將軍涼州都督陪葬昭陵士及撫幼弟及孤兄子以友愛見稱親戚故人貧乏者輒遺之然厚自封植衣食服玩必極奢侈諡曰恭黄門侍郎劉洎駮之曰士及居家侈縱不宜爲恭竟諡曰縱

史臣曰封倫多揣摩之才有附託之巧黨化及而數煬帝或有赧顏託士及以歸唐朝殊無愧色當建成之際事持兩端背蕭瑀之恩奏多異議太宗明主也不見其

心元齡賢相焉尚容其諂狡算醜行死而後彰苟非唐臨之劾唐儉等議則姦人得討矣蕭瑀骨鯁亮直儒術清明執政隋朝忠而獲罪委質高祖知無不爲及太宗臨朝房杜用事不容小過欲居成功旣形猜貳之言與固或躍之位易名而祇加褊字所幸者猶多奉佛而不失道情非善也而何謂裴矩方略寬簡士及通變謹密皆一時之稱也

贊曰封倫揣摩諂詐蕭瑀骨鯁儒術裴矩方略寬簡士及通變謹密

新書贊曰封倫裴矩其姦足以亡隋其知反以佐唐何哉惟姦人多才能與時而成敗也妖禽孽狐當晝

則伏自如得夜乃爲之祥若倫僞行匿情死乃暴聞
免兩觀之誅幸矣太宗知士及之佞爲游言自解亦
不能斥彼中材之主
求不惑於佞難哉

唐書卷第一百十四

唐書卷第一百十五　列傳十五

高祖諸子

隱太子建成 楊文幹 宇文穎從新書增

衛王元霸　巢王元吉

楚王智雲 子靈龜　荊王元景

漢王元昌　酆王元亨

周王元方　徐王元禮 子茂 茂子璀 璀子延年

韓王元嘉 子譔 諶 諶從新書增　彭王元則

鄭王元懿　霍王元軌 子緒

虢王鳳 子融 孫邕　道王元慶

鄧王元裕　舒王元名

魯王靈夔子藹　道堅　藹子　道邃　江王元祥

密王元曉　滕王元嬰

高祖二十二男太穆皇后生隱太子建成及太宗衛王元霸巢王元吉萬貴妃生楚王智雲尹德妃生酆王元亨莫嬪生荊王元景孫嬪生漢王元昌宇文昭儀生韓王元嘉魯王靈夔崔嬪生鄧王元裕楊嬪生江王元祥小楊嬪生舒王元名郭婕妤生徐王元禮劉婕妤生道王元慶楊美人生號王鳳張美人生霍王元軌張寶林生鄭王元懿柳寶林生滕王元嬰王才人生彭王元則

魯才人生密王元曉張氏生周王元方

隱太子建成小字毗沙門高祖長子也大業末高祖捕賊汾晉建成攜家屬寄於河東義旗初建遣使密召之建成與巢王元吉間行赴太原建成至高祖大喜拜左領軍大都督封隴西郡公引兵略西河郡從平長安義寧元年冬隋恭帝拜唐國世子開府置僚屬二年授撫軍大將軍東討元帥將兵十萬新書萬人徇洛陽及還恭帝授尚書令武德元年立為皇太子二年司竹羣盜祝山海有衆一千自稱護鄉公詔建成帥將軍桑顯和進擊山海平之時涼州人安興貴殺賊帥李軌以衆來降令建成

往原州應接之時甚暑而馳獵無度士卒不堪其勞逃者過半高祖憂其不閑政術每令習時事自非軍國大務悉委決之又遣禮部尚書李綱民部尚書鄭善果俱爲宮官與參謀議四年稽胡酋帥劉仚成擁部落數萬人爲邊害又詔建成率師討之軍次鄜州與仚成軍遇擊大破之斬首數百級虜獲千餘人建成設詐放其渠帥數十人竝授官爵令還本所招慰羣胡仚成與胡中大帥亦請降建成以胡兵尚衆恐有變將盡殺之乃揚言增置州縣須有城邑悉課羣胡執板築之具會築城所陰勒兵士皆執之仚成聞有變奔於梁師都竟誅降

胡六千餘人嘗巡行北邊遇賊四百出降悉馘其耳縱之時太宗功業日盛高祖私許立爲太子建成密知之乃與齊王元吉潛謀作亂及劉黑闥重反王珪魏徵謂建成曰殿下但以地居嫡長爰踐元良功績既無可稱仁聲又未遐布而秦王勳業克隆威震四海人心所向殿下何以自安今黑闥率破亡之餘衆不盈萬加以糧運限絶瘡痍未瘳若大軍一臨可不戰而擒也願請討之且以立功深自封植因結山東英俊建成從其計遂請討劉黑闥擒之而旋黑闥敗洺水建成問徵曰山東其定乎對曰黑闥雖敗殺傷太甚其魁黨皆懸名處死妻子係虜欲降無由雖有赦令獲者必戮不大蕩宥恐殘賊嘯結民未可安既而黑闥復振盧江王瑗棄洺州山東亂命齊王元

吉討之有詔降者赦罪衆不信建成至獲俘皆撫遣之百姓忻悅賊懼夜奔兵追戰黑闥衆猶盛乃縱囚使相告曰褫而甲還鄉里若妻子獲者既已釋矣衆乃散或縛其渠長降遂擒黑闥時高祖晚生諸王諸母擅寵椒房親戚竝分事宮府競求恩惠太宗每總戎律唯以撫接才賢爲務至於參請妃媛素所不行初平洛陽高祖遣貴妃等馳往東都選閱宮人及府庫珍物因私有求索兼爲親族請官太宗以財簿先已封奏官爵皆酬有功竝不允許因此銜恨彌切時太宗爲陝東道行臺詔於管內得專處分淮安王神通有功太宗乃給田數十頃後婕妤張氏之父令婕妤私奏以乞其地高祖手詔賜焉神通以教給在前遂不肯與婕妤

矯奏曰敕賜妾父地秦王奪之以與神通高祖大怒攘袂責太宗曰我詔敕不行爾之教命州縣即受他日高祖呼太宗小名謂裴寂等此兒典兵既久在外專制爲讀書漢所教非復我昔日子也又德妃之父尹阿鼠所爲橫恣秦王府屬杜如晦行經其門阿鼠家僮數人牽如晦墜馬毆擊之罵云汝是何人敢經我門而不下馬阿鼠或慮上聞乃令德妃奏言秦王左右凶暴凌轢妾父高祖又怒謂太宗曰爾之左右欺我妃嬪之家一至於此況凡人百姓乎太宗深自辨明卒不被納 高祖嘗召諸王燕秦王感毋之不及有天下也偶獨泣帝顧不樂 妃嬪等因奏言至尊萬歲後

秦王得志毋子定無子遺因悲泣哽咽又云東宮慈厚必能養育妾母子高祖惻愴久之自是於太宗恩禮漸薄廢立之心亦以此定建成元吉轉蒙恩寵突厥入寇帝議遷都秦王古諫止建成見帝曰秦王欲外禦寇沮遷都議以久其兵而謀篡奪帝寖不悅自武德初高祖令太宗居西宮之承乾殿元吉居武德殿後院與上臺東宮晝夜並通更無限隔皇太子及二王出入上臺皆乘馬攜弓刀雜用之物相遇則如家人之禮由是皇太子令及秦齊二王教與詔敕並行百姓惶惑莫知準的建成元吉又外結小人內連嬖幸高祖所寵張婕妤尹德妃皆與之淫亂復與諸公主及六宮親戚驕恣縱

横并兼田宅侵奪犬馬同惡相濟掩蔽聰明苟行已志唯以甘言諛辭承候顏色建成乃私召四方驍勇并募長安惡少年二千餘人畜爲宮甲分屯左右長林門號爲長林兵又令左虞候率可達志募幽州突厥兵三百內宮中將攻西宮或告於帝帝召建成責之乃流達志嶲州及高祖幸仁智宮留建成居守建成先令慶州總管楊文幹募健兒送京師欲以爲變又遣郎將爾朱煥校尉橋公山齎甲以賜文幹令起兵共相應接公山煥等行至豳州懼罪馳告其事寧州人杜鳳亦上變高祖託以他事手詔追建成詣行在所帝以建成首謀未忍治卽詔捕王珪魏徵及左衛率韋挺舍人徐師謩左衛車騎馮世立欲殺之以薄太子罪乃手詔召建成建成懼不敢往師謩勸遂舉兵詹事主簿

趙宏志諫建成損車服徑往謝罪乃請行在所未至屏官屬徑入謁既至高祖大怒建成叩頭謝罪奮身自投於地幾至於絕其夜置之幕中令殿中監陳萬福防禦而楊文幹遂舉兵反帝遣司農卿宇文穎驛召文幹元吉陰結穎使告文幹文幹遂率兵反陷寧州帝驚以宮近賊夜率衛士南趣山行十餘里明乃還宮

高祖馳使召太宗謀之太宗曰文幹小豎狂悖起兵州府官司已應擒剿縱其假息時刻但須遣一將耳高祖曰文幹事連建成恐應之者衆汝宜自行還立汝爲太子吾不能效隋文帝誅殺骨肉廢建成封作蜀王地既僻小易制若不能事汝亦易取耳秦王率衆趣寧州文幹爲其下所殺以其首降執宇文穎送京師

太宗既行元吉及四妃更爲建成內請封倫又外爲

遊說高祖意便頓改遂寢不行復令建成還京居守唯責以兄弟不能相容歸罪於中允王珪左衛率韋挺及天策兵曹杜淹等竝流之巂州後又與元吉謀行酖毒引太宗入宮夜宴旣而太宗心中暴痛吐血數升淮安王神通狼狽扶還西宮高祖幸第問疾因敕建成秦王素不能飲更勿夜聚乃謂太宗曰發跡晉陽本是汝計克平宇內是汝大功欲升儲位汝固讓不受以成汝美志建成自居東宮多歷年所今復不忍奪之觀汝兄弟是不和同在京邑必有忿競汝還行臺居於洛陽自陝以東悉宜主之仍令汝建天子旌旗如梁孝王故事太

宗泣而奏曰今日之授實非所願不能遠離膝下言訖
嗚咽悲不自勝高祖曰昔陸賈漢臣尚有遞過之事況
吾四方之主天下爲家東西兩宮塗路咫尺憶汝即往
無勞悲也及將行建成元吉相與謀曰秦王今往洛陽
既得土地甲兵必爲後患留在京師制之一匹夫耳密
令數人上封事曰秦王左右多是東人聞往洛陽非常
忻躍觀其情狀自今一去不作來意高祖於是遂停是
後日夜陰與元吉連結後宮譖訴愈切高祖惑之太宗
懼不知所爲李靖李勣等數言大王以功高被疑靖等
請申犬馬之力封倫亦潛勸太宗圖之並不許倫反言

於高祖曰秦王恃有大勳不服居太子之下若不立之願早爲之所又說建成作亂曰夫爲四海者不顧其親漢高乞羮此之謂矣九年突厥犯邊詔元吉率師拒之元吉因兵集將與建成剋期舉事長孫无忌房元齡杜如晦尉遲敬德侯君集等日夜固爭曰事急矣若不行權道社稷必危周公聖人豈無情於骨肉爲存社稷大義滅親今大王臨機不斷坐受屠戮於義何成若不見聽无忌等將竄身草澤不得居王左右太宗然其計六月三日密奏建成元吉淫亂後宮因自陳曰臣於兄弟無絲毫所負今欲殺臣似爲世充建德報讐臣今枉死

永違君親魂歸地下實亦恥見諸賊高祖省之愕然報曰明日當勘問汝宜早參張婕好馳告建成乃召元吉謀曰請勒宮甲託疾不朝建成曰善然不共入朝事何由知遲明乘馬至元武門四日太宗將左右九人至元武門自衛高祖已召裴寂蕭瑀陳叔達封倫宇文士及竇誕顏師古等欲令窮覈其事建成元吉行至臨湖殿覺變卽迴馬將東歸宮府太宗隨而呼之元吉馬上張弓再三不彀太宗乃射之建成應弦而斃元吉中流矢而走尉遲敬德殺之俄而東宮及齊府精兵二千人結陣馳攻元武門守門兵仗拒之不得入良久接戰流矢及於內殿太宗左右數百騎來赴難建成等兵遂敗散

高祖大驚謂裴寂等曰今日之事如何蕭瑀陳叔達進曰臣聞內外無限父子不親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建成元吉義旗草創之際並不預謀建立已來又無功德常自懷憂相濟爲惡釁起蕭牆遂有今日之事秦王功蓋天下率土歸心若處以元良委之國務陛下如釋重負蒼生自然乂安高祖曰善此亦吾之夙志也乃命召太宗而撫之曰近日以來幾有投杼之惑太宗哀號久之建成死時年三十八長子太原王承宗早卒次子安陸王承道河東王承德武安王承訓汝南王承明鉅鹿王承義並坐誅詔除建成屬籍其黨疑懼更相合廬江王瑗遂反乃下詔建成元吉瑗支黨不得相

告許由是遂安太宗即位追封建成爲息王諡曰隱以禮改葬葬日詔東宮舊臣皆會太宗於宜秋門哭之甚哀仍以皇子趙王福爲建成嗣十六年五月又追贈皇太子諡仍依舊宇文穎者代人自李密所來降爲農圃監封化政郡公性貪庸與元吉厚善故預文幹謀事敗帝責曰朕以文幹叛故遣卿乃同逆耶穎無以對斬之

衛王元霸字大德高祖第三子也早薨無子武德元年追贈衛王諡曰懷贈秦州總管司空四年封太宗子泰爲宜都王以奉其祀以禮改葬葬於芷陽太子以下送於郭外泰後徙封於越又以宗室贈西平王瓊之子保定爲嗣貞觀五年薨無子國除

巢王元吉小字三胡高祖第四子也義師起授太原郡守封姑臧郡公尋進封齊國公授十五郡諸軍事鎮北大將軍留鎮太原許以便宜行事武德元年進爵爲王授并州總管初元吉生太穆皇后惡其貌不舉侍媼陳善意私乳之及長猜鷙好兵居邊久益驕侈嘗令奴客諸妾數百人被甲習戰相擊刺死傷甚衆後元吉中創善意止之元吉恚命壯士拉死私謚慈訓夫人二年劉武周南侵汾晉詔遣右衛將軍宇文歆助元吉守并州元吉性好畋獵載網罟三十餘兩嘗言我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又縱其左右攘奪百姓歆頻諫不納乃上表曰王在州之日多出微行常共竇誕遊獵蹂踐穀稼放縱親昵公行攘敓境內六畜因之殆盡當衢

而射觀人避箭以爲笑樂分遣左右戲爲攻戰至相擊
刺毀傷致死夜開府門宣淫他室百姓怨毒各懷憤歎
以此守城安能自保元吉竟坐免又諷父老詣闕請之
尋令復職時劉武周率五千騎至黃蛇嶺元吉遣車騎
將軍張達以步卒百人先嘗之達以步卒少固請不行
元吉強遣之至則盡没於賊達憤怒因引武周攻陷榆
次進逼并州元吉大懼紿其司馬劉德威曰卿以老弱
守城吾以強兵出戰因夜出兵攜其妻妾棄軍奔還京
師并州遂陷高祖怒甚謂禮部尚書李綱曰元吉幼小
未習時事故遣竇誕宇文歆輔之強兵數萬食支十年

起義興運之基一朝而棄宇文歆首畫此計我當析之綱曰頼歆令陛下不失愛子臣以為有功高祖問其故綱對曰罪由竇誕不能規諷致令軍人怨憤又齊王年少肆行驕逸放縱左右侵漁百姓誕曾無諫止乃隨順揜藏以成其釁此誕之罪宇文歆論情則疎向彼又淺王之過失悉以聞奏且歿子之際人所難言而歆言之豈非忠懇今欲誅罪不錄其心臣愚竊以為過翼日高祖召綱入升御坐謂曰今我有公遂使刑罰不濫元吉自惡結怨於人歆既曾以表聞誕亦焉能禁制皆非其罪也尋加授元吉侍中襄州道行臺尚書令稷州刺史

四年太宗征竇建德留元吉與屈突通圍王世充於東都世充出兵拒戰元吉設伏擊破之斬首八百級生擒其大將樂仁昉甲士千餘人世充平拜司空餘官如故加賜袞冕之服前後部鼓吹樂二部班劍二十人黃金二千斤與太宗各聽三鑪鑄錢以自給六年加授隰州總管時秦王有功而太子不爲中外所屬元吉喜亂欲并圖之乃構於太子曰秦王功業日隆爲上所愛殿下雖爲太子位不安不早計旋踵受禍矣請爲殿下殺之太子不忍元吉數諷不已許之及與建成連謀各募壯士多匿罪人記室參軍榮九思爲詩刺之曰丹青飾成慶玉帛禮專諸元吉見之弗悟也其典籤裴宣儼免官往事秦府元吉疑事泄鴆殺之自是人莫敢言復內結宮掖遞加稱譽又厚賂中書令封倫以爲黨助由是高

祖頗疎太宗而加愛元吉太宗嘗從高祖幸其第元吉伏其護軍宇文寶於寢內將以刺太宗建成恐事不果而止之元吉慍曰為兄計耳於我何害九年轉左衛大將軍尋進位司徒兼侍中并州大都督隰州都督稷州刺史竝如故高祖將避暑大和宮二王當從元吉謂建成曰待至宮所當與精兵襲取之置土窟中惟開一孔以通飲食耳會突厥郁射設屯軍河南入圍烏城建成乃薦元吉代太宗督軍北討仍令秦府驍將秦叔寶尉遲敬德程知節段志元等竝與同行又追秦府帳簡閱驍勇將奪太宗兵以益其府又譖杜如晦房元齡逐令

歸第高祖知其謀而不制元吉因密請加害太宗高祖曰是有定四海之功罪迹未見一旦欲殺何以爲辭元吉曰秦王嘗違詔敕初平東都之日偃蹇顧望不急還京分散錢帛以樹私惠違戾如此豈非反逆但須速殺何患無辭高祖不對元吉遂退建成謂元吉曰旣得秦王精兵統數萬之衆吾與秦王至昆明池於彼宴別令壯士拉之於幕下因云暴卒主上諒無不信吾當使人進說令付吾國務正位已後以汝爲太弟敬德等旣入汝手一時坑之孰敢不服率更丞王晊聞其謀密告太宗太宗召府僚以告之皆曰大王若不正斷社稷非唐

所有若使建成元吉肆其毒心羣小得志元吉狠戾終亦不事其兄往者護軍薛寶上齊王符籙云元吉合成唐字齊王得之喜曰但除秦王取東宮如反掌耳爲亂未成豫懷傾奪以大王之威襲二人如拾地芥太宗遲疑未決衆又曰大王以舜爲何如人也曰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爲子孝爲君聖焉可議之乎府僚曰向使舜浚井不出自同魚鼈之斃焉得爲孝子乎塗廩不下便成煨燼之餘焉得爲聖君乎小杖受大杖避良有以也太宗於是定計誅建成及元吉元吉死時年二十四有五子梁郡王承業漁陽王承鸞普安（新書晉安誤）王承奬江夏

王承裕義陽王承度並坐誅尋詔絶建成元吉屬籍太宗踐祚追封元吉爲海陵郡王謚曰剌以禮改葬貞觀十六年又追封巢王謚如故復以曹王明爲元吉後

楚王智雲高祖第五子也母曰萬貴妃性恭順特蒙高祖親禮宮中之事皆諮禀之諸王妃主莫不推敬後授楚國太妃薨陪葬獻陵智雲本名稚詮大業末從高祖於河東及義師將起隱太子建成潛歸太原以智雲年小委之而去因爲吏所捕送於長安爲陰世師所害年十四義寧元年贈尚書左僕射楚國公武德元年追封楚王謚曰哀無子三年以太宗子寛爲嗣寛薨貞觀二

年復以濟南公世都子靈龜嗣焉靈龜永徽中歷魏州刺史政尚清嚴姦盜屏跡又開永濟渠入於新市以控引商旅百姓利之卒官子福嗣福嗣降爵爲公儀鳳中卒於右威衛將軍子承況神龍中爲右羽林將軍與節愍太子同舉兵入元武門爲亂兵所殺

荆王元景高祖第六子也武德三年封爲趙王八年授安州都督貞觀初歷遷雍州牧右驍衛大將軍十年徙封荆王授荆州都督十一年定制元景等爲代襲刺史詔曰皇王受命步驟之迹以殊經籍所紀質文之道匪一雖治亂不同損益或異至於設官司以制海內建藩

屏以輔王室莫不明其典章義存於致治崇其賢戚志在於無疆朕以寡昧丕承鴻緒寅畏三靈憂勤百姓考明哲之餘論求經邦之長策帝業之重獨任難以成務天下之曠因人易以獲安然則侯伯肇於自昔州郡始於中代聖賢異術沿革隨時復古則義難頓從尋今則事不盡理遂規模周漢斟酌曹馬採按部之嘉名參建侯之舊制共治之職重矣分土之寄存焉已有制書陳其至理繼世垂範貽厥後昆維城作固同符前烈荊州都督荊王元景梁州都督漢王元昌徐州都督徐王元禮潞州都督韓王元嘉遂州都督彭王元則鄭州刺史

鄭王元懿絳州刺史霍王元軌虢州刺史虢王鳳豫州
刺史道王元慶鄧州刺史鄧王元裕壽州刺史舒王元
名幽州都督燕王靈夔蘇州刺史許王元祥安州都督
吳王恪相州都督魏王泰齊州都督齊王祐益州都督
蜀王愔襄州刺史蔣王惲揚州都督越王貞并州都督
晉王某秦州都督紀王慎等或地居旦奭夙聞詩禮或
望及間平早稱才藝並爵隆土宇寵兼車服誠孝之心
無忘於造次風政之舉克著於朞月宜冠恒冊祚以休
命其所任刺史咸令子孫代代承襲尋又罷代襲之制
元景久之轉鄜州刺史高宗即位進位司徒加實封通

前滿一千五百戶永徽二年坐與房遺愛謀反坐子則與往還繫獄時吳王亦抵罪高宗謂大臣曰朕欲從公匄叔父及兄死兵部侍郎崔敦禮曰陛下雖申恩不可詘天下法賜死國除後追封沈黎王備禮改葬以渤海王奉慈子長沙爲嗣降爵爲侯神龍初追復爵士并封其孫逖新書名元逖誤爲嗣荆王尋薨無子國除

漢王元昌高祖第七子也少好學善隸書武德三年封爲魯王貞觀五年授華州刺史轉梁州都督十年改封漢王元昌在州頗違憲法太宗手敕責之初不自咎更懷怨望知太子承乾嫉魏王泰之寵乃相附託圖爲不軌十六年元昌來朝京師承乾頻召入東宮夜宿因謂

承乾曰願殿下早為天子近見御側有一宮人善彈琵
琶事平之日當望垂賜承乾許諾又刻臂出血以帛拭
之燒作灰和酒同飲共為信誓潛伺間隙十七年事發
太宗弗忍加誅特敕免死大臣高士廉李世勣等奏言
王者以四海為家以萬姓為子公行天下情無獨親元
昌包藏兇惡圖謀逆亂觀其指趣察其心府罪深燕旦
釁甚楚英天地之所不容人臣之所切齒五刑不足申
其罰九死無以當其愆而陛下情屈至公恩加梟獍欲
開疎網漏此鯨鯢臣等有司期不奉制伏願敦師憲典
誅此兇慝順羣臣之願效鷹鸇之心則吳楚七君不幽

歎於往漢管蔡二叔不沉恨於有周太宗事不獲已乃
賜元昌自盡於家妻子籍沒國除
酆王元亨高祖第八子也武德三年受封貞觀二年授
散騎常侍拜金州刺史及之藩太宗以其幼小甚思之
中路賜以金盞遣使爲之設宴六年薨謚曰悼無子國除
周王元方高祖第九子也武德四年受封貞觀二年授
散騎常侍三年薨贈左光祿大夫無子國除
徐王元禮高祖第十子也少恭謹善騎射武德四年封
鄭王貞觀六年賜實封七百戶授鄭州刺史徙封徐王
遷徐州都督十七年轉絳州刺史以善政聞太宗降璽

書勞勉賜以錦綵二十三年加實封千戶永徽四年加
授司徒兼潞州刺史咸亨三年薨贈太尉冀州大都督
諡曰 陪葬獻陵
康
子淮南王茂嗣茂險薄無行元禮姬趙氏有美色及元
禮遇疾茂遂逼之元禮知而切加責讓茂乃屏斥元禮
侍衛斷其藥膳乃云既得五十年爲王更何煩服藥竟
以餓終上元中事洩配流振州而死神龍初又封茂子
璀爲嗣徐王景龍四年加銀青光祿大夫開元中除宗
正員外卿卒子延年嗣開元二十六年封嗣徐王除員
外洗馬天寶初拔汗那王入朝延年將嫁女與之爲右

相李林甫所奏貶文安郡別駕彭城長史坐贓貶永嘉司士至德初餘杭郡司馬卒永泰元年女壻黔中觀察使趙國珍入朝請以延年子前施州刺史諷爲嗣因封嗣徐王

韓王元嘉高祖第十一子也母宇文昭儀隋左武衛大將軍述之女也早有寵於高祖高祖初即位便欲立爲皇后固辭不受元嘉少以母寵特爲高祖所愛自登極晚生皇子無及之者武德四年封宋王徙封徐王貞觀六年賜實封七百戶授潞州刺史時年十五在州聞太妃有疾便涕泣不食及京師發喪哀毀過禮太宗嗟其

至性屢慰勉之九年授右領軍大將軍十年改封韓王授潞州新書滑州都督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戶元嘉少好學聚書至萬卷又採碑文古跡多得異本閨門修整有類寒素士大夫與其弟靈夔甚相友愛兄弟集見如布衣之禮其修身潔己內外如一當代諸王莫能及者唯霍王元軌抑其次焉高宗末元嘉轉澤州刺史及天后臨朝攝政欲順物情乃進授元嘉為太尉定州刺史霍王元軌為司徒青州刺史舒王元名為司空隆州刺史魯王靈夔為太子太師蘇州刺史越王貞為太子太傅安州都督紀王慎為太子太保並外示尊崇實無所綜

理垂拱中元嘉為絳州刺史其後漸將誅戮宗室諸王不附已者元嘉大懼與其子通州刺史黃公譔及越王貞父子謀起兵未發會武后詔宗室朝明堂元嘉遣使告諸王曰大享後太后必盡誅諸王不如先事起不然李氏無種矣乃為中宗詔督諸王發兵於是皇宗國戚內外相連者甚廣遣使報貞及貞子瑯琊王沖曰四面同來事無不濟沖與諸道計料未審而先發兵倉卒唯貞應之以兵五千攻濟州諸道莫有赴者故其事不成元嘉坐誅元嘉至京師謀泄后逼令自殺年七十詔改氏元嘉爵王越王為虺

譔少以文才見知諸王子中與瑯琊王沖為一時之秀譔工為辭章孟利貞嘗稱其文曰劉鄴之周思茂不過也出為通州刺史辭疾歸且謀應越王也凡所

結交皆當代名士時天下犯罪籍沒者甚衆唯沖與譔父子書籍最多皆文句詳定祕閣所不及神龍初追復元嘉爵土并封其第五子訥爲嗣韓王官至員外祭酒開元十七年卒元嘉六子長子訓高祖時封潁川王早卒次子誼封武陵王官至濮州刺史諶上黨公諶通音律歷杭州別駕與譔俱死開元中封訥子叔璩爲嗣韓王國子員外司業子煒嗣建中中改王鄆後懿宗以鄆王即位復改嗣韓王云

彭王元則字彝高祖第十二子也武德四年封荊王貞觀七年授豫州新書婺州刺史十年改封彭王除遂州都督尋坐章服奢僭免官十七年拜澧州刺史更折節勵行頗

著聲譽永徽二年薨高宗爲之廢朝三日贈司徒荊州都督陪葬獻陵諡曰思發引之日高宗登望春宮望其靈車哭之甚慟無子以霍王元軌子絢嗣龍朔中封南昌王子志暕神龍初封嗣彭王景龍初加銀青光祿大夫開元中宗正卿同正員卒

鄭王元懿高祖第十三子也頗好學武德四年封滕王貞觀七年授兗州刺史賜實封六百戸十年改封鄭王歷鄭潞二州刺史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戸總章中累授絳州刺史數斷大獄甚有平允之譽高宗嘉之降璽書褒美賜物三百段咸亨四年薨贈司徒荊州大都督

謚曰惠陪葬獻陵子璥上元初封爲嗣鄭王官至鄂州刺史神龍初又封璥嫡子希言爲嗣鄭王景龍四年嗣鄭王希言等共一十四人竝加銀靑光祿大夫開元中右金吾大將軍天寶初再爲太子詹事同正員卒弟祭言生二子曰自仙翽自仙爲楚州別駕生叏簡翽爲陳留公生宗閔敬弟琳安德郡公生擇言擇言生勉勉宗閔叏簡皆位宰相別有傳時稱小鄭王後亦曰鄭惠王後以別鄭王亮云

霍王元軌高祖第十四子也少多才藝高祖甚奇之武德六年封蜀王八年徙封吳王貞觀初太宗嘗問羣臣曰朕子弟孰賢侍中魏徵對曰臣愚闇不盡知其能唯吳王數與臣言未嘗不自失上曰朕亦器之卿以爲前

代誰比徵曰經學文雅亦漢之間平也由是寵遇彌厚因令娶徵女焉從太宗遊獵遇羣獸命元軌射之矢不虛發太宗撫其背曰汝武藝過人恨今無所施耳當天下未定我得汝豈不美乎七年拜壽州刺史賜實封六百戶高祖崩去職毀瘠過禮自後嘗布衣示有終身之戚焉每至忌辰輒數日不食十年改封霍王授絳州刺史尋轉徐州刺史元軌前後爲刺史至州唯閉閤讀書吏事責成於長史司馬謹慎自守與物無忤爲人不妄交在徐州唯與處士劉元平爲布衣之交人或問元平王之長元平答曰無長問者怪而復問之元平曰夫人

有短所以見其長至於霍王無所不備吾何以稱之哉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戶爲定州刺史突厥來寇元軌令開門偃旗虜疑有伏懼而宵遁州人李嘉運與賊連謀事泄高宗令收按其黨元軌以强寇在境人心不安唯殺嘉運餘無所及因自劾違制上覽表大悅謂使曰朕亦悔之向無王則失定州矣有王文操遇賊而二子鳳賢遂以身蔽捍文操獲全二子皆死縣司抑而不申元軌察知遣使弔祭表上其事詔並贈朝散大夫令加旌表其禮賢愛善如此後因入朝屢上疏陳時政得失多所匡益高宗甚尊重之及在外藩朝廷每有大事或

密制問焉高宗崩與侍中劉齊賢等知山陵葬事齊賢服其識練故事每謂人曰非吾輩所及也元軌嘗使國令徵封令白請依諸國賦物貿易取利元軌曰汝爲國令當正吾失反說吾以利耶拒而不納垂拱元年加位司徒尋出爲襄州刺史轉青州四年坐與越王貞連謀起兵事覺徙居黔州仍令載以檻車行至陳倉而死有子七人新書六人長子緒最有才藝上元中封江都王純安定王餘皆爵爲公累除金州刺史垂拱中坐與裴承光交通被殺神龍初與元軌並追復爵位仍封緒孫諲爲嗣霍王景龍四年加銀青光祿大夫開元中左千牛員外將軍

虢王鳳字秀成高祖第十五子也武德六年封豳王貞觀七年授鄧州刺史賜實封六百戶十年徙封虢王歷虢豫二州刺史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戶喜畋遊遇官屬亢嫚使奴蒙虎皮怖其參軍陸英俊殆死因大笑爲樂麟德初累授青州刺史上元元年薨年五十二贈司徒揚州大都督陪葬獻陵謚曰莊子七子平陽郡王翼嗣官至光州刺史永隆二年卒子寓嗣無子則天時失爵鳳第三子定襄郡公宏則天初爲曹州刺史

第五子東莞郡公融新書名茂融少以武勇見知垂拱中爲申州刺史初黃公譔將與越王貞通謀深倚仗融以爲

外助時詔追諸親赴都融私使問其所親成均助教高子貢曰可入朝以否子貢報曰來必取死融乃稱疾不朝以俟諸藩期及得越王貞起兵書倉卒不能相應為僚吏所偪不獲已而奏之於是擢授銀青光祿大夫行太子右贊善大夫未幾為支黨所引被誅子徽神龍元年襲封東莞郡公開元五年繼密王元曉改為嗣密王十二年改封濮陽郡王歷宗正卿金紫光祿大夫卒神龍初封鳳嫡孫邕為嗣虢王邕娶韋庶人妹為妻由是中宗時特承寵異轉秘書監知隴右三使仗內諸廄俄又改封汴王開府置僚屬月餘而韋氏敗邕揮刃截其妻首以至

於朝深爲物議所鄙貶沁州刺史不知州事削封邑景雲二年復嗣虢王還封二百戶累遷衛尉卿開元十五年卒子巨嗣別有傳

道王元慶高祖第十六子也武德六年封漢王八年改封陳王貞觀九年拜趙州刺史賜實封八百戶十年改封道王授豫州刺史時諸王奉給薄於帝子至數婁之大臣莫敢言十八年黃門侍郎褚遂良爲太宗從容言之不能行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戶永徽四年歷滑州刺史以政績聞賜物二百段後歷徐沁衛三州刺史元慶事母甚謹及母薨又請躬修墳墓優詔不許麟德元年薨贈司徒益州都督陪葬獻陵謚曰孝九子子臨

淮王誘嗣官至澧州刺史永淳中坐贓削爵次子詢嗣州刺史詢子微神龍初封爲嗣道王景龍四年加銀青光祿大夫景雲元年宗正卿卒子鍊開元二十五年襲封嗣道王廣德中官至宗正卿

鄧王元裕高祖第十七子也貞觀五年封鄶王十一年改封鄧王賜實封八百戶歷鄧梁黃三州刺史元裕好學善談名理與典籤盧照鄰爲布衣之交二十三年加實封通前一千五（新書作二）百戶高宗時又歷壽襄二州刺史兗州都督麟德二年薨贈司徒益州大都督陪葬獻陵謚曰康無子以弟江王元祥子廣平公炅嗣神龍初

封兄子孝先爲嗣鄧王開元十三年右監門衛大將軍
冠軍大將軍卒
舒王元名高祖第十八子也年十歲時高祖在大安宮
太宗晨夕使尚宮起居送珍饌元名保傅等謂元名曰
尚宮品秩高者見宜拜之元名曰此我二哥家婢也何
用拜爲太宗聞而壯之曰此眞我弟也貞觀五年封譙
王十一年徙封舒王賜實封八百戶拜壽州刺史後歷
滑許鄭三州刺史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戶轉石州刺
史元名性高潔罕問家人產業朝夕矜莊門庭清肅常
誡其子豫章王亶等曰藩王所乏者不慮無錢財官職

但勉行善事忠孝持身此吾志也及亶爲江州刺史以善政聞高宗手敕褒美元名以賞其義方之訓高宗每欲授元名大州刺史固辭曰忝預藩戚豈以州郡戶口爲仕進之資辭情懇到故在石州二十年賞翫林泉有塵外之意垂拱中除靑州刺史又除鄭州刺史州境鄰接都畿諸王及帝戚莅官者或有不檢攝家人爲百姓所苦及元名到大革其弊轉滑州刺史政理如在鄭州尋加授司空永昌年與子亶俱爲邱神勣所陷被殺亶爲邱神勣所構詔繫獄死元名坐遷利州尋被殺神龍初贈司徒復其官爵仍令以禮改葬時少子鄅國公昭已卒亶子津爲嗣舒王景龍四年加銀

青光祿大夫開元中授左威衛將軍卒子萬嗣天寶二
年卒子藻嗣天寶九載封嗣舒王
魯王靈夔高祖第十九子也少有美譽善音律好學工
草隸與同母兄韓王元嘉特相友愛貞觀五年封魏王
十年改封燕王賜實封八百戶授幽州都督十四年改
封魯王授兖州都督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戶永徽六
年轉隆州刺史後歷絳滑定等州刺史太子太師垂拱
元年授邢州新書郴州刺史四年與兄元嘉子黃公譔結謀
欲起兵應接越王貞父子事泄配流振州自縊而死有
二子長子銑封清河王早夭次子藹封范陽王知越王必敗自發其

謀得不誅歷右散騎常侍爲酷吏所陷神龍初追復襲官
爵仍令以禮改葬封嗣子道堅爲嗣曾王性嚴整雖在
閨門造次必於莊敬少年佐郡聲實已彰景龍四年加
銀青光祿大夫歷果隴吉冀洺汾滄等七州刺史國子
祭酒開元二十二年兼檢校魏州刺史未行改汴州刺
史河南道採訪使此州都會水陸輻湊實曰膏腴道堅
特以清毅聞入爲宗正卿卒贈禮部尚書子宇嗣二十九年
封嗣曾王至德元年從幸巴蜀爲右金吾將軍寶應元
年皇太子封爲曾王改宇嗣鄒王道堅弟道邃中興初
封戴國公以恭默自守修山東婚姻故事頻任清列天

寶中爲右丞大理宗正二卿卒

江王元祥高祖第二十子也貞觀五年封許王十一年徙封江王授蘇州刺史賜實封八百戶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戶高宗時又歷金鄜鄭三州刺史性貪鄙多聚金寶營求無厭爲人吏所患時滕王元嬰蔣王惲虢王鳳亦稱貪暴有授得其府官者以比嶺南惡處爲之語曰寧向儋崖振白不事江滕蔣虢元祥體質洪大腰大十圍飲啖亦兼數人其時韓王元嘉虢王鳳魏王泰狀貌亦偉不逮於元祥又眇一目永隆元年薨贈司徒并州大都督陪葬獻陵謚曰安七子子永嘉王晫永隆中爲

復州刺史以禽獸其行賜死於家皎武陽王餘皆爵公武后時多反誅皎子叢以幼流死嶺表葬南安人號其家爲天孫墓中興初元祥子鉅鹿郡公晃子欽嗣江王景龍四年加銀青光祿大夫娶王仁皎女至千牛將軍卒又以皎封絕更取弟子繼宗嗣旣而以郡王不襲降澧國公

密王元曉高祖第二十一子也貞觀五年受封九年授虢州刺史十四年賜實封八百戶二十三年加滿千戶轉澤州刺史永徽四年除宣州刺史後歷徐州刺史上元三年薨贈司徒揚州都督陪葬獻陵謚曰貞子南安王穎嗣子昜嗣早薨神龍初封穎弟亮襲子昱爲嗣密王開元五年更部元曉再從孫東莞郡公徹嗣從封濮陽郡王歷宗正卿金紫光祿大夫

滕王元嬰高祖第二十二子也貞觀十三年受封十五年賜實封八百戸授金州刺史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戸永徽中元嬰頗驕縱逸遊動作失度高宗與書誡之曰王地在宗枝寄深磐石幼聞詩禮夙承義訓寶茲孜無怠漸以成德豈謂不遵軌轍踰越典章且城池作固以備不虞關鑰閉開須有常準鳩合散樂并集府僚嚴關夜開非復一二度過密之悲尚纏比屋王以此情事何遽紛紜又巡省百姓本觀風問俗遂乃驅率老幼借狗求罝志從禽之娛忽黎元之重時方農要屢出畋遊以彈彈人將為笑樂取適之方亦應多緒何必此事方

得爲娛晉靈虐主未可取則趙孝文趨走小人張四又倡優賤隸王親與博戲極爲輕脫一府官僚何所瞻望凝寒方甚以雪埋人虐物既深何以爲樂家人奴僕侮弄官人至於此事彌不可長朕以王骨肉至親不能致王於法今與王下上考以媿王心人之有過貴在能改國有憲章私恩難再與言及此慙歎盈懷三年遷蘇州刺史尋轉洪州都督官屬妻美者紿爲妃召偪私之嘗爲典籤崔簡妻鄭嫚罵以履抵其面血流乃免元嬰慚懼旬不視事又數犯憲章削邑戶及親事帳內之半於滁州安置後起授壽州刺史轉隆州刺史復不循法錄事參軍事裴聿諫正其失元嬰捽辱之聿入計具奏帝遷聿六品上階帝嘗賜諸王綵五百以元嬰及蔣王貪黷

但下書曰滕叔蔣弟不須賜給
麻二車助爲錢緡二王大慙
宏道元年加開府儀同
三司兼梁州都督文明元年甍贈司徒冀州都督陪葬
獻陵子十八人子長樂王循琦嗣兄弟六人垂拱中並陷詔
獄神龍初以循琦弟循琣循新書皆作修琣新書作信表作琣子涉嗣滕
王本名茂宗狀貌類胡而豐碩開元十二年加銀青光
祿大夫左驍衛將軍天寶初淮安郡別駕卒子湛然嗣
十一載封滕王十五載從幸蜀除左金吾將軍
史臣曰一人元良萬國以貞若明兩重離道非出震雖
居嫡長寧固錤鎡況當開創之初未見太平之兆建成
殘忍豈主鬯之才元吉兇狂有覆巢之迹若非太宗逆

取順守積德累功何以致三百年之延洪二十帝之纂
嗣或堅持小節必虧大猷欲比泰二世隋煬帝亦不及
矣元嘉修身元軌無短元裕名理元名高潔靈夔嚴整
皆有封冊之名而無磐石之固武氏之亂或連頸被刑
姦臣擅權則束手爲制其望本枝百世也不亦難乎
贊曰有功曰祖有德曰宗建成元吉實爲二兇中外交
構人神不容用晦而明殷憂啟聖運屬文皇功成守正
善惡既分社稷乃定盤維封建本枝茂盛元嘉元軌修
身愼行元裕元名行簡居正犬牙不固武氏易姓既無
兵民若拘陷穽敢告後人無或失政

唐書卷第一百十五